

## 第十四章 凶手？

“知道行凶动机吗？”

“刺客供认受人指使。”

“受谁指使？”

“刺客姓王，抓到这里半小时后供出背后主使人和主使人的地址。闸北巡捕房立即派员去抓捕，可是嫌疑人已经跑了。”

总督察约翰逊（Alan Hilton-Johnson）扭动又短又细的脖子，在福州路公共租界中央巡捕房的办公室里向代表方瑞家属的容定律师介绍破案进展。在场的还有首先到达案发现场的老闸分区捕房头头亨廷顿警长和中央巡捕房的法医考格斯。

一小时前，也就是在棋盘街发生枪击方瑞凶案的三小时后，容定家里通往大厨房的后门响起一阵猛烈的敲门声。

谁？这么晚了还来敲门？容府的佣人阿英、阿花刚刚侍候容定夫妇用完晚餐，此刻在大厨房坐下，准备跟车夫小刘、大厨阿三一起晚餐（晚餐的主菜是羊肉冻糕和咸黄鱼），听到不同寻常的敲门声，连忙放下筷子，前去打开那道装有两排铁栓的木门。

进门来的是商埠印书馆总经理方瑞的车夫老胡，他的半边衣袖染满血迹，在厨房的昏暗灯光下，像涂着半身黑漆。他结结巴巴地问：“容老爷在家吗？”

“老爷在楼上书房。老胡，你这身上是啥？”小刘问。

“血，我家老爷的血。快带我去见你家老爷！”

“谁来了？”太太罗米在楼上听到厨房里暄吵，隔着楼梯喊问。

“太太，方家老胡来了！”“方老爷出事了！”“太太，方家出事了！”容府的四个

佣人，七嘴八舌，声势浩荡地拥着老胡，登上从大厨房通往楼上的后楼梯，来到容定正在品喝锡兰红茶的书房。太太罗米抱着被吵醒的儿子容谷，一齐来到书房。

书房明亮的电灯光下，老胡衣服上的血迹显得非常恐怖。不等容定发问，老胡就把三小时前在商埠印书馆发行所前发生的凶案一鼓脑儿倒了出来。

那个装成过路闲人的刺客向方瑞连发六枪，前面两枪射入方瑞的上身，打后面四枪时，刺客的双臂被老胡用双手抓住往上推，统统朝上打入天空。刺客扔下枪，扭头想跑，被老胡扼住脖子，狠狠往前一推，摔倒在马车车厢前。

刺客没有因此趴下，他像猿猴一样伸直身子，大吼一声，扑向老胡，两人的身体缠在一起，互掐对方的脖子，滚翻在地上，脚踢到马车踏板，头磕在柏油马路地面，互相嘶叫怒骂。

街对面一家呢绒店里的两个学徒目睹这一切，奔过街来，帮老胡将刺客擒住。老胡忙爬起身去救东家。

方瑞的身子一半倒在车厢内，一半倒在车厢外，在血泊中抽搐，鲜血像打开的水龙头，突突地涌出前胸。老胡双臂抱起东家，以最快速度奔入商埠印书馆的门厅，以最高的嗓门呼救。五分钟后，方瑞被抬上发行所里运送印刷品的卡车，驶往仁济医院抢救。同时，财务部主管徐新用电话向方瑞的夫人包玉告急。

方夫人包玉赶到仁济医院时，方瑞已昏迷不醒。医生告诉方夫人，刺客的一颗子弹射中方瑞的心房侧面，家属必须做好最坏的思想准备。四十分钟后，方瑞停止了呼吸。

方夫人拒绝从巡捕房赶来医院的法医提出解剖遗体的要求，目送丈夫载入太平间后，吩咐车夫老胡去姻亲容定律师家报丧，并请容律师代表方家去巡捕房处理破案事宜。

罗米抱着儿子容谷，听得目瞪口呆，胃里却在痉挛。

“老胡，方太太现在还在医院吗？”罗米问。罗米觉得这个时候应该赶到方夫人身边，向丧家提供安慰。

“刚才在医院，太太吩咐我先到容老爷家报讯，然后马上回家，准备方老爷的后事。”

“小刘，备车，去巡捕房。”容定放下喝完红茶的空茶杯，站了起来。

因为方瑞的显赫社会身份，巡捕房总督察约翰逊推迟下班，连夜着手破案，寻找派遣刺客刺杀方瑞的幕后凶手。这位总督察对工作绝不马虎，每周工作七天，平时不喝酒（包括啤酒），吃饭天天在巡捕房的食堂里解决。

容定当夜赶到中央巡捕房时，总督察邀请他在水汀烤得火热的办公室里一齐参加讨论破案。

“对于这个案子，巡捕房目前的结论是什么？”容定问。

“到目前为止，唯一可以确定的是，这是谋杀，不是误杀。尽管孙文博士两次暴动后，大量枪支流入租界，租界里到处都是喜欢舞刀弄枪的疯子，开枪在租界成了流行的消遣。你们不要笑。”

闸北分房的头头和法医笑了起来。他们晓得即使在调查这么重大的案子里，偶尔也是可幽默一下，便抓紧时间笑出声来。

约翰逊说的枪支流入租界绝非胡编。前任总督察布鲁斯就是为了查获私藏军火，越过闸北租界的边界，险些酿成外交事件，不得当替罪羊，引咎辞职，使得副督察约翰逊有机会升为总督察。

“有没有枪弹检验报告和方先生的遗体剖验报告？”容定问。

“刚出炉，都在这里。方家拒绝解剖遗体，所以我们用仁济医院的抢救报告替代遗体剖验报告。”总督察指指办公桌上的几页文件，“考格斯先生，能劳驾唸一下吗？”总督察问法医。

“手枪口径是0.22，枪型为M1911，美国刻尔特公司制造，这类手枪华人二次革命后大量流入租界。枪管上的火药痕迹显示是贴近射击，开枪的距离不会超过20英寸。枪柄上除了王姓凶手的手指纹外，还有另一个人的手指纹，估计是方家马车夫在跟凶手扭斗时留

下的。受害人方先生送入仁济医院时，身上发现两个枪洞，一个在左锁骨下方4英寸，一个在左锁骨下方6英寸。从方先生体内取出两颗子弹，子弹的型号和手枪的型号相符。方先生的死亡原因是明摆着的。”

“这份报告能不能给我一份拷贝？”

“可以。”

“方先生遇害的消息能不能暂时保密，然后由方家决定何时向外界宣布？”

“不可能，方先生是著名人士。出了这么大的事情，24小时内会传遍全世界。半小时前，我们已经收到《纽约时报》发来的电报，要我们证实方先生遇害的消息。对啰，我们的晚上，就是美国佬的白天，这条新闻刚好给他们赶上了。”

总督察说罢，做了一个双手往下压的动作，表示公共租界巡捕房已经感到有很大压力要在短期内破案。

“总督察对作案动机，有没有一个大概的想法？”

“现在下结论还太早。我调看了最近一段时间，各处巡捕房有关商埠印书馆和方家的所有报告，倒是看到了一些蛛丝马迹。”总督察指指办公桌上另外一叠文件。不过，这次，他没有叫部下唸这些文件，而是自己动手，唸了起来：

“12月20日，商埠印书馆在宝山东路的印刷厂，救火皮带被人割破，一天后，印刷厂的烘干车间发现来路不明的易燃物品。

“1月3日，商埠印书馆的运输卡车，在北火车站运白报纸时，轮胎被扎。

“1月6日，虹口日本义勇队传阅的《国民小报》上，刊登方瑞先生的大幅照片，指名道姓地谴责商埠印书馆要金江堂退股，为忘恩负义的举动。”

总督察提到的日本义勇队是日本侨民在1900年义和团闹事时组织的民间自保团体，随着日本侨民人数增长成公共租界里人口最多的外侨，日本义勇队现在成了虹口、闸北的半官方治安团队。公共租界巡捕房在北区、东区的运作，常常需要日本义勇队的配合。

“据说，今天最后一批跟方先生开会的就是那家金江堂的日本人。”总督察脱离文件说道，“会议内容，我们现在还不得而知，容律师在这个方面或许可以帮助我们。”

尽管办公室里的温度被水汀烤得火热，总督察的领子仍然一丝不苟地扣得很高，他的浓发压在警帽下，好像在警帽里另外戴着一顶绒线帽。浓发和眉毛距离很近，那对跟眉毛距离更近的眼睛，盯着容定。

“我跟你们一样，对这次会议的内容毫无所知。”

“如果容律师将来得知这次会议的内容，务请第一时间告诉我们，这对找出凶手幕后的指使人或许至关重要。”

“总督察怀疑金江堂的日本人是幕后指使人？”

“目前，我们正在排查幕后指使人，没有理由漏掉这些日本人。既然这是一件凶杀案，无非存在两种嫌疑人：为了报复而下手，或是为了排除障碍而下手。对于第一种嫌疑人，很直接，我们在方先生生前得罪过的人堆里去寻找就是了。对于第二种嫌疑人，比较复杂，我们需要罗列方先生挡了谁的道的所有可能，才可以开始有意义的排查。方先生在商场纵横多年，符合这两种标准的嫌疑人加在一起，一定很多。所以，容律师如能提供最后这次会议的内容，对我们缩小排查范围，帮助多多。”

“对嫌疑人的排查方向，我跟总督察想法一样。不过，我得补充一点，无论是第一类嫌疑人，或第二类嫌疑人，他们跟方先生的过节必须达到要取性命那么严重的程度，不然的话，就是捕风捉影。”

“容律师放心，巡捕房不是新闻界，不会像新闻记者那样乱盯人。对了，出了这么大的事情，新闻记者是坐不住的。请问，方府对明天记者上门打探的大阵仗，准备好了吗？千万不要对记者讲什么为难我们破案的话哟。”

“明白。如果有记者问的话，我会关照方府表示感谢贵巡捕房正在努力破案。”容定明白，总督察最关心的是方府不要对记者讲什么会增加巡捕房破案压力的话。“还有一

件事，我离开前需要巡捕房搞定。”

“请讲。”

“即日起要求巡捕房对方先生的家属派员保护。无论是第一类还是第二类嫌疑人干了这件坏事，都不能排除他们企图进一步加害方府家眷。”

容定向总督察介绍了方瑞的家眷情况。由于是姻亲的姻亲，容定毫不费力地向总督察介绍了方府家庭成员的情况。方瑞和方夫人只有一个儿子，却有八个女儿，最小的才三岁。方府在愚园路，后面有两条弄堂。。。

总督察叫负责西区的静安寺巡捕分房的头头进屋来，记下容定提供的所有细节。

容定离开中央巡捕房时已过深夜，他看到停车场里还有很多马车，知道巡捕房的头头们还没有回家，但并不确定他们都是为方瑞的凶杀案留得这么晚。

次日早晨8点，容定去高易公馆律师事务所，告诉秘书露辛达，原定今天要办的事情全部推迟一天，然后便让小刘载着自己去方府。

果然不出总督察约翰逊的预料，上海各大报刊的记者一大早就把愚园路上方府的正门围个水泄不通，幸亏静安寺巡捕分房派来的一名印度籍巡捕和一名华人巡捕，及时赶到，会同方府的门房，把叽叽嘎嘎的记者们挡在门外。

因为正门不得而入，小刘将马车停在30米外，容定下车，步行到后弄堂，从后门进入方府，这才发现商埠印书馆的创始股东们，也就是方瑞的姻亲们都在方府。

姻亲们显然一夜没睡，面容枯槁，无精打彩地散坐在以紫檀木傢俱为主的大客厅里，刚刚用过方府宁波口味偏咸的早餐，有的压低喉咙交谈，有的打起瞌睡，鼾声盖过紧闭的窗外传来街上记者们的喧闹声。昨天晚上，得到方瑞的噩耗后，姻亲们落续赶来，同方夫人包玉商量办理后事，初步定下几件大事。

本星期五将在基督教长老会闸北堂隆重举行方瑞的追思礼拜。出殡那天，商埠印书馆停工半天，方便员工参加葬礼。方瑞遗下的商埠印书馆总经理一职，由董事会在两周内

召开紧急会议选出新的人选来担任。办理丧事期间收到的各笔奠仪，全部用来在方瑞的青浦家乡建一所小学。办理丧事期间，对新闻界和巡捕房的沟通，由商埠印书馆首席法务顾问容定出面料理。

“大律师，快想想办法，让门外这些记者散开，”姻亲尤坤看到连襟容定从后门走进大客厅，一把抓住容定的手臂，“我们的马车汽车停在前门口，让这票记者堵住，出不去了。”

“你们什么时候进来的？”

“昨夜10点。”

“记者呢？”

“今晨4点就来了。”尤坤的姐夫包畅插话进来，边说边揉着眼球，“我们出不去的话，商埠印书馆今天要停班！”

“你二妹呢？”容定指的是方夫人包玉。

“熬了一个晚上，刚上楼去睡觉。外甥和外甥女们，叫他们留在房间里，不要下楼，不要出门，免得受惊吓。”

“这样最好，我已经关照巡捕房，派巡捕保护这幢房子里的每个人。现在，让我试试把这班记者老爷哄走。”

容定重新穿上刚脱下的米色哗叽大衣，走出房子。记者们透过大门的铁栏杆，看到有人穿过花园走来，大喊“出来了！出来了！”，“有人出来了！”，站在后排的记者拼命往前挤，两个巡捕隔空挥舞警棍，吹响警哨，维持秩序。记者群的后面，看热闹的过路人形成一个半圆的人堆。

方府的门房替容定打开大铁门上的小铁门，让容定走到街上。记者中有认识他的，七嘴八舌议论起来，“这不是高易公馆的容定律师吗？他怎么在这里？”“容定是商埠印书馆的法务官，晓得伐？”

容定摆摆手，让记者们安静下来，然后顶着寒风，开口说：

“各位记者先生辛苦。从早上4点等到现在，茶水未进，我代表方夫人谢谢大家对方先生和方府的关心。各位一定很想知道方瑞先生遭到凶杀的前因后果，更想晓得破案的进展，请大家放心，各位一定会得到完整的答复。现在，我要告诉各位，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得到这个完整的答复，请大家安静，不要打叉。大家听好了，方府正在配合巡捕房积极破案，具体的内容，今天下午四点，听清楚了吗？今天下午四点，在北京路7号高易公馆律师事务所向各位公布。在这里方府门口，是不开记者招待会的。现在，各位请回吧，今天下午见！”

说罢，容定举起合拢的双手，向记者作拜托的姿势，然后朝《申报》等脸熟的记者们挥开双手，作“散了吧”的姿势。记者和人群开始散去。

姻亲股东们随着散去的记者群后面纷纷离开方府。只有容定回到大客厅。约莫半小时后，他听到门外楼梯上传来脚步声，下一刻，方夫人包玉由贴身女仆伴随，走进客厅。

方夫人不满四十，衣着简约，丝毫没有富豪夫人的打扮。她穿着齐膝的中式缎面湖州丝棉袍，不知是因为居丧，还是习惯如此，黑色的缎面鞋上锈着淡雅的青色花纹。乌黑的头发往后梳得整整齐齐，跟没有睡好而出现的眼圈黑痕形成鲜明对比。

容定原计划是要告诉方夫人昨晚在巡捕房跟总督察约翰逊梳理出的两类嫌疑人，顺着这条思路，请方夫人提供线索。但是，方夫人一开口，把容定想说想问的话统统打回嘴里。

“容律师，我想我家老爷可能预感要出事的。桂英，你退下去。”方夫人打发走贴身女仆，在靠近容定的一张紫檀木太师椅里坐下，说道：“我家老爷平时每礼拜工作80个钟头，难得回家吃晚饭。上个礼拜三晚上，他不到六点就回家，晚饭后，他把我叫到书房间，给我一件东西。”

方夫人从丝棉袍的内袋里掏出一只小信封，交给容定。“就是这些东西。”

容定打开信封，里面有一把钥匙和一枚水晶图章。容定取出钥匙，见钥匙上刻着3

个阿拉伯字，便问方夫人：“这是一枚开保险箱的钥匙？”

“中国通商银行的保险箱。”

然后，方夫人告诉容定，一向知道方老爷在汇丰银行有一只保险箱，里面存放契约、账单等家里的重要文件。那个保险箱方夫人两天之前还去打开过，里面的东西没有明显变动。

“我从来不知道老爷在中国通商银行还有一只保险箱。”

“那么这颗水晶图章呢？”

“那是开保险箱的凭证。”

“汇丰银行也是用这颗图章作开箱凭证吗？”

“不，汇丰银行的保险箱用的是我或老爷的手指印作开箱凭证。”

“以前你见过这枚图章吗？”

“没有，想来图章是新做的。”

“方总经理给你这把钥匙和图章的时候，有什么交代？”

“我问他，为什么我们要有第二只保险箱？他说，有些东西汇丰银行的保险箱放不下，所以需要第二只保险箱。”

“我记得你刚才说过，两天前你刚去开过汇丰银行的保险箱，里面的东西没有明显变动。”

“对，该在的都在。我看过汇丰的保险箱后，想问老爷到底在第二个保险箱里放了什么东西，可是，老爷前天回家很晚，需要休息，我就没问。再过一天，就出事了。”

“为了破案，巡捕房希望知道最近方总经理有没有遇到、看到、或听到什么不寻常的事。这第二只保险箱的出现，值得注意。”

“我希望容律师能陪我一起去打开这只保险箱。”

“方夫人觉得身体顶得住的话，我们现在就可以去。”

“只要能找到破案线索，我什么都顶得住。桂英，把我的大衣拿来。”方夫人朝客厅的门外方向喊道。

老胡正在清洗方家双驾马车里的斑斑血痕，所以容定请方夫人由贴身女仆桂英相伴，登上小刘的单驾马车，以“要干就得快，否则就别干”的情绪赶往座落在外滩路6号的中国通商银行大楼。

容定和方夫人主仆通过旋转的玻璃大门，进入串串水晶吊灯照亮大理石地板的中国通商银行大厅。

“保险箱在哪？”容定问探询枱后的葡萄牙籍职员，后者指了指整齐地站着银行职员们的漫长橡木柜枱尽头的右边一角。

容定和方夫人主仆穿过橡木柜前熙熙攘攘的顾客群。

“我们要开一只箱子。”容定对坐在保险库外小桌子后的又一个葡萄牙籍银行职员说。

“什么号码？”职员问。

方夫人唸钥匙上的阿拉伯数字。

职员从小桌子的抽屉里拿出一只长木盒，木盒里整齐地摆满小纸片，职员从中抽出一张小纸片，看了一下，然后问方夫人：“开箱需要的凭证带来没有？”

方夫人递上水晶图章。

职员打开印泥盒，把图章先按上印泥，再按在一张白纸上，然后左手举起白纸，右手举起小纸片，对着水晶枝形吊灯射下的灯光，对比白纸上新鲜的图章印形和小纸片上原有的图章印形，比完后满意地点点头。

“请跟我来。对了，保险库一次只能进来一位客人，其余两位请留在这儿等候。”职员从另一个抽屉里掏出一串钥匙。

容定和桂英留在保险库门外，那里有三扇并排的小门，每一道门通向一间小间隔，

供客人在里面整理从保险箱里取出的东西。

方夫人跟着职员穿过厚实的不锈钢门，进入保险库。这里像地下宫殿一样，墙上密密麻麻地布满放保险箱的洞格。经过数不清的满墙洞格后，职员不知从什么地方找来一架五级高的木质短梯，搁到墙上，取过方夫人手里的钥匙，登上短梯。职员把方夫人的钥匙和自己带进来的那串钥匙的其中一把，同时插入一个洞格上的钥孔，吱扭一转，打开洞格的小门，从洞格里抽出一只保险箱，弯腰交给方夫人。

已经迷失方向的方夫人，拿着保险箱，紧紧跟着职员，回到保险库门外。

女仆桂英仍旧留在保险库门外。方夫人和容定进入三小间隔里的其中一间，绿色玻璃灯罩的枱灯光照下，他们在小桌上打开保险箱盖子。里面有一件东西：一只装正规公文的棕色信封。

方夫人从信封里抽出信笺，信笺的纸张很大，信上用正楷毛笔书写的字数寥寥无几，内容却触目惊心：

“方君，拜汝所赐，吾事大损。两万银两，尚未收到，如再拖延，汝或家人必遭不测。知名不具。”

“这封信要不要交给巡捕房？”方夫人问。她的脸色被信的内容吓得惨白。

“我会交给巡捕房的。这封信说明了一大堆事情。”容定回答。

在离开中国通商银行回方府的路上，容定在马车里向方夫人解释了“一大堆事情”。首先，写这封恐吓信的人不是商埠印书馆的商业竞争对手，因为以商埠目前的生意规模来说，够得上“吾事大损”资格的商业对手都是大富豪，不值得为“两万银两”闹出人命。第二，“拜汝所赐，吾事大损”，说明对方是怀着仇恨来报复的，属于约翰逊总督察说的第一类嫌疑人。第三，对方报复的对像包括方先生的家人，所以要求巡捕房给予保护是必要的。最后，为了方府合家安全，应该以适当文字向外界表明这封恐吓信的存在。

“这是为什么？”

“犯罪人作案后，出于心虚，最想确定自己有没有暴露。如果我们向外界披露通过这封信我们已发现关键线索，犯罪人就不敢再轻举妄动，对府上下手。”

对于容定的想法，方夫人用轻声祷告来回答：“愿主耶稣保佑吾合家安全。”

下午四点，容定以商埠印书馆首席法务顾问的身份在高易律师事务所的大会议厅召开记者招待会。大会议厅是事务所里最气派的一间房，中间是桃花心木的长桌子，两边是24把高背皮椅。来了五十几个记者，有的坐在桌上，有的挤到门边，一片人声鼎沸，但是容定和律师事务所的合伙律师麦克尼尔走进来时，便一下子肃静下来。

作为开场白，容定宣读了以下声明：

“今天上午，遇刺不幸身亡的前商埠印书馆总经理方瑞先生遗孀包玉女士，已将方瑞先生保管的一批私密文件委托高易公馆律师事务所保管。这些文件涉及方瑞先生与某一相当有地位人士之来往，其内容或与凶案有关，其中细节何时对外发表，由包玉女士与本律师事务所商定后通知各位。”

当然，挤在这间屋子里的人谁都不会想到，刺杀方瑞的幕后指使人要到方瑞的孙辈成年时才显出端倪。